



832615

庸書文錄引

庸書廬陵張寰山先生著江西在前明爲理學淵藪而吉

安一郡尤盛見黃梨洲明儒學案者數十百人然大都陽

明弟子或私淑於其徒以致良知爲宗主惟羅文莊公不

然其說作困知記以闢之故日久論定從祀孔廟者惟文

莊公一人箕山先生生於其後耳濡目染少亦私淑陽明

故司業國子監時有宗儒語畧之刻本鄒忠介所錄明道

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君子之言以爲有益來學其

後見文莊困知記而篤好之遂築我師祠而尊祀薛胡羅

高四先生爲人忠鯁性成在康熙初年獨以匡成君德爲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庸書文錄

務嘗上疏諫獵侃侃數千言又面請停止謁 祖陵及遣

大臣巡方忤 旨罷歸遂結廬王山玩泉石而友麋鹿然

於郡邑利病猶耿耿不忘如前後漕揭漕辨三篇及典督

撫郡邑書札呈吉州宜仍食淮鹽及清軍協濟併淺諸說

真儒行所云雖危起居竟伸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

可以謂之真儒矣其於文也少壯務達其所見枝葉扶疏

未甚剪剔如諸疏諸序可見其後所遺諸書漸近老成味

餘言外至王山諸記則巉巉岩岩高不可攀矣今錄其文

爲一卷

庸書文錄

廬陵張贛山貞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桂巖集序

予同年度遠江子以名進士來宰于越凡五年與民休息賦清訟簡集噉甦涸陞規悉除謂邑故理學名區視事之餘更搜前賢語錄率諸生講明時有啟發一月兩課士習歸醅戶祝巷歌報最上考予跡之意其必瘞簿書勞案牘者一日偶叩公署則繩牀竹几僕從數人清風滿座官舍蕭如案頭有鈔本數帙閱之則其先四世祖秉心公所彙桂巖集而欲重付之梓者集中所載俱江氏先世科名并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庸書文錄 一

所受上賜詩及行實遺文名公翰墨凡十二卷而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則實自漢臣沉籍一事始而後來論者稱江姓登進士第與由他科顯達者自宋以來至四百餘人遂以漢臣之沉籍減稅爲陰德昌後積善餘慶之報予讀而三嘆謂執此以語漢臣之食報則然而要豈漢臣當年沉籍之初心哉當吳越王錢俶臣宋之日獨命漢臣奉賦稅圖籍以獻時從王歸者俱得顯官漢臣僅一鎮海軍節度判官耳使稍萌富貴之心則奉版圖來歸宋必首以爲功何難坐致尊顯蔭及後裔而漢臣不計此但謂吳越人厚斂於民倘宋仍按籍徵民民何以堪遂沉籍於河赴汴

自効幾寘重辟嗟乎推漢臣之心此時惟知脩一死以救
浙民不知有身邊計祿位又邊計後之人能食報無已耶
其後漢臣以廢斥身死宋命王永往均田稅卒因舊籍無
徵獲更錢氏稅五斗定爲一斗全浙百姓世賴之卽宋
祚南遷亦獲席寬稅休息之餘藉以偏安者百數十年則
漢臣沉籍不特有裨浙民且有功宋室而終宋之代卒無
一推原其功而載諸史者使不得元史臣張子長書始末
以傳則漢臣當年一段心血直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雖
然吾人矢志誠欲造福生民惟無瞻回顧慮之心斯可直
行其意務底有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凡濟世救人惟從不忍一念擴之使充凡已饑已溺
萬物一體推其心之所至可以不愛頂踵可以不計得失
又何有身後之名與身後之子孫今 聖明蒞宇視民如
傷軫念災荒屢 詔蠲免無如下之奉行者非病那移則
慮掣肘孰有一重念斯民痛癢切身拯諸水火不知其他
者而于越父母獨能愛民剔弊起諸瘡痍德意下逮撫字
心長且於鳴琴之暇留心家乘舉先世陰德懿行置之案
頭以當座右而更欲重付之梓以廣流傳噫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吾知其志固有在矣

于沉籍心事揭之使深于沉籍功效推之使廣可謂知

八論世之文

國朝文錄續

卷一

庸書文錄

三



八論世之文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庸書文錄

三

困知記序

明之有整菴非猶夫宋之有晦菴哉宋之有晦菴非猶夫
七國有孟氏哉要其去千百載而符合揆一者總不外此
有所大懼於中不得已而存閑邪衛正之心不得已而爲
閑邪衛正之言然合而論之孟氏與晦菴整菴較則爲孟
氏易爲整菴晦菴難而晦菴與整菴較則爲晦菴易而爲
整菴抑又難何也孟氏生值周季去聖未遠楊墨之徒猶
各立其旨不敢陽附於儒至後以佛教入中土乃彌近理
而大亂真浸淫於唐熾盛於宋而漂蕩於明儒者往往陰
師其說故渺其論高談性命恥言困勉而晦菴之在宋整

國朝文錄

補

卷一

庸書文錄

四

菴之在明皆於異學爭鳴之日獨排羣議引人歸實則爲
孟氏易爲晦菴整菴難雖然晦菴在當時繼周程之後性
學大明雖與象山反覆辨論而象山之學未至決裂晦菴
門人咸得守其師說以詔來學若整菴在明雖前有曹正
夫薛文清胡餘干諸君子後先接踵身體力行而白沙主
靜漸尙悟入姚江良知益近自然羣天下之士無不佩服
景從而又有龍谿心齋之徒相與縱橫其辨抑絕講究立
證融通窮理盡性概趨簡易而放蕩浮游之說因茲日熾
盛整菴獨以一人排佛氏之非致書姚江竭盡忠告挽回
拯救著困知記一書彙凡三續以爲將來之藥石而整菴

之後門牆寂然則爲晦菴易而爲整菴又難嗟乎宣尼當日以至聖生知賢於堯舜爲百代宗師爲羣蒙木鐸鳶飛魚躍時行物生無非文章無非性天豈不能如後人不落階級一聞千悟乃習禮儀陳俎豆問禮問官勤勤下學不曰好古敏求則曰發憤忘食至假年學易章編三絕猶兢兢以無大過爲憂蓋亦恐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智之過而不敢肆言高論以開後人放誕自欺之端孰知千百年後果有以儒而入於禪者始也以儒而託於禪旣也以禪之實纂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關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整菴生於是時能不爲之大懼哉余前任成均時於藏書樓偶得鄒忠介所纂宗儒語略中係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陽明心齋六君子之言初意其有益來學不得誤以禪寂及今而知其言之可以與高明言而未可爲下學示而慈湖心齋以悟證入自尊所學尤恐足以堅學者之過信遂至放蕩浮游適重校困知記因原其有所大懼之意而重爲表章使讀困知記者俱體先生之懼心而思有以爲先生則宜足下學上達之道雖至今存可矣雖不僅至今存可矣

篤論先生之學至是而一變矣

廬陵邑誌序

廬陵賢哲挺生以三不朽甲寰區固其素哉夫何山川猶
故斯道中衰求其續孔顏之脈本誠正之傳以抒之詞華
見之事績者或未旦暮遇豈士生今日遂不古若予究其
故爲病有三屯籍無丁軍冊有名則漕艘病一銷引責官
賠課累民則粵鹽病一污萊地僻耕耨人稀正供空賤詭
寄叢生則荒畝病一嗟乎衣食旣足禮義方興廬邑風淳
俗樸上瘠山頑灰燼之餘元氣久損而復有數者之病爲
之敲吸脂膏哀此小民救生不暇又何能驅疴弱而事絃
歌起瘡痍而言傳習相與克自樹立取法前賢爲天下第

國朝文錄續

卷一

庸書文錄

六

一等人哉久之宛平于侯來蒞斯土慨然憂之始則修學
校育人才旣則念移風易俗非旦夕易幾皇皇然以民之
病爲己病知丁絕民苦冊籍固憑爲之釐剔而儲運以便
知民間旣嗟食淡復苦派賠爲之改銷淮引而商帆以通
知積年飛洒奸竇難清滿目荒蕪石田未墾爲之釐丈冊
行歸戶而國賦以裕民力以甦蓋自 本朝鼎定令甲從
新東西朔南沐澤蒙休獨此片地子遺不無失所之嘆一
巨觀良司牧蒿目疾苦留心整刷舉數者之爲病於民而
毅然去之甯非蒼生遭逢慶幸歟然而侯猶慮之矣謂夫
政治利弊經營釐革固求善於今日悠遠邇行猶期示夫

將來使乏版籍以紀源流則一時損益久而無徵害雖暫去弊將復生且一邑之政弊端未去所患在民困民困既去所患又在人心况理學節義號稱具區或往哲嘉言懿行與近代潛瑜隱德不壽之梓雖美弗揚後有接踵而起何所觀感吾僅與一邑除民困謀之旦夕效可立臻吾欲以與一邑除民困者使行之千百年而無弊兼以淑一邑人心使之奮發興起閒居而觀屋漏開卷而見典型則邑誌之修又曷可以已哉爰搜舊本集者儒分曹類纂廣採備稽未幾而志告成草創則諸君之力潤色則邑侯之功予以有事燕邸未嘗手訂目營而侯以其功歸之予此雖侯讓善之心而予實用是兢兢矣夫邑有乘猶國有史而國家修史又必藉郡邑志爲張本則今日一時之變通安知非千萬年因革所由始一時之臧否安知非千萬年褒貶所必憑故修史難修志亦難予嘗閱章貢郡志爲鳳洛謝公手輯中間如崔清獻與之鄭侍讀獬陳晉公恕王編修質舊志所誇虔產者公獨詳考出處力辨爲非用意嚴謹不欲苟同外此則侈談山川靈氣多摻致別域賢者偶襲州邑之名援引所產借以爲光其真正爲本地產者又往往以門閥之盛衰爲去取以子孫之隱顯爲抑揚賢者不必錄錄者不必賢以龍泉張公諱彥方官於樂平死於

靖難忠節昭然吉州新舊志載並輒其名他復何言此予
前此奉修志之請固辭不敏誠恐學識淺泥意見游移非
失之脫漏則失之諛收今其書成矣以諸君之校讎又折
衷於賢父師之鑑衡一事之端委如指諸掌一人之操履
如懸諸天既見之實政以甦一日之困復勒之方策以垂
百世之模甯復有遺憾哉廬邑自此富庶可期且得是志
而人人讀之有以知某也理學某也節義某也孝友相與
以正學爲必可宗以前賢爲必可法以廉恥之喪爲實可
羞以指示之嚴爲實可懼吉原傳心之奧白鷺景賢之區
或者其不寥寞乎今而後吾與一邑之人胥慶矣吾與一
邑之人交勉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用書文錄

八

前段言除弊政後段論修志書中一段爲之轉軸後幅
或並提或側重可謂慘淡經營良工心苦

送劉嶽生序

高安劉子嶽生予初知其能文不知其能隱今則知其能文又知其能隱且知其隱非隱於明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明庚辰國事未去之時庚辰從同人公車知時事孔棘漸不可爲臨場書詩於松而去以示身將隱之意且告人謂某遊都門一次勝讀邱鈔百部讀邱鈔天下猶有可望之治觀都門天下斷無不亂之理遂築室杜門不通名郡邑不接迹賓朋癸未同里孝廉強拉北上給先發卒不果行甲申開京師三月之變投身門前蓮花池賴父母偕弟奔曳得不死次晨卽祝髮麻衣戴白僧帽白是在家國朝文錄續卷一 庸書文錄 九

出家獨與緇侶笠鉢往來鄉人罕見其色笑者戊子江省金王叛時藉名樹幟者屢書招劉子同事劉子掉首不顧示以慟城曲卒鑰室避之夫劉子志在四方當左師跋扈筠陽守令束手無何得劉子片言立紓合郡之難又獻忠遣僞官據上高守土欲請兵屠城劉子力沮之謂不及數日上高人當自縛僞官以來卒如所料觀此使劉子稍展方畧何難支旣傾之屢然其毅然弗惑終老於烟霞者誠見夫天時人事終不可爲始則公車不赴後則屢招不出不隱於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庚辰國事未去之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偶然哉筠州多產異流若陶靖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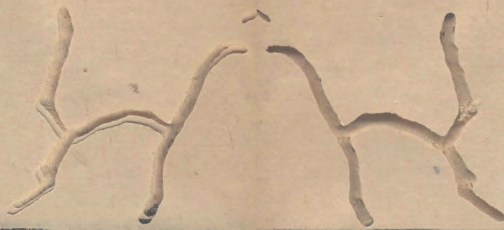
高風雖家溇陽實籍宜豐令彭澤僅八十餘日解印綬去
忘懷得失環堵晏如劉子生其後與同里豈聞風而興者
與靖節值晉義熙之年國祚未終見幾退隱與劉子隱於
崇禎庚辰之年道合志同及發而爲詩則溫厚和平一出
於真易代之感沉潛不露劉子蓋天授之才爲文千萬言
立就然其感慨不平往往見之於詞豈學靖節尙未全得
靖節者歟劉子著書多種少時卽與人談理學今觀其於
學有論於易有頌有論而於大學誠意章尤反覆發明有
論有辯有律有策有八股有詩立教之旨與吾書原論存
誠宗旨無異但劉子近與百丈禪衲談最上乘甚至以儒
國朝文錄續卷一 庸書文錄
十
語解佛書其所著述亦多以儒語作禪會劉子固儼然儒
者談理學則理學乃奉教外別傳以爲提唱於先賢本論
無乃異同豈劉子將終隱其身因不得不爲避儒歸佛之
說以全其名歟予便道高安知劉子爲此地碩人造廬請
謁乃於稱讚之中進規勸之詞敬之至故言之切劉子大
賢也當於人何所不容矣

偶遊匡山記

予山居闕六年矣康熙八年己酉冬循例北上限期戒嚴石尤時作抵南康泊紫陽聞風平波靜客有促舟行者予辭之記幼時就塾師先君子手書鹿洞學規訓迪以故予當舞勺卽知吾西江有匡山匡山有白鹿洞鹿洞有學規則朱考亭所垂訓以示學者真入門大要裨益來茲爲教則約爲功則弘自是匡山面目往來於懷神遊者蓋數十年丁酉赴公車以同行羈不得遊庚子差竣以復命迫不得遊今者涉蠡湖次星渚不及時一登眺豈不覲面錯過山靈笑人時况兒世坊在舟擬率之偕客有止之者謂小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庸書文錄

十一

子年甫踰志學導之佚遊長此安窮予曰名山佳水知仁所樂况鹿洞古書院非特可見性情亦且有益學問次日雞甫鳴卽飯飯罷卽登岸前導有止之者謂人迹板橋犯霜露履巉巖不可予曰山水因緣最易相失記前此麻姑欲盡其勝卒以客至雨驟遂令麻源丹霞相望相失今日之遊儻俟諸東方旣白保無有不速之客來曳其輪遂命從人再酌酒飲滿卽行客有爲予言者謂茲山奇勝不一其處凡過從者俱先就近走開先寺後抵鹿洞予曰予數十年前所神往者雖在匡山尤在鹿洞此洞爲先賢講學地聖像儼然使未登聖人之堂遽作諸寺之遊得毋與前




此瀟山未過復古書院便遊武功緩所急急所緩徒用自
悔於是舍開先先鹿洞行十數里許峰巒有拱迎者有懷
抱者澗溪因之沃壤阡陌亦因之稍前一亭一橋橋卽枕
流橋亭卽獨對亭橋制猶舊亭簷就頽再前卽鹿洞書院
書院僅存先聖祠會文堂宋儒堂彝倫堂登堂下拜俎豆
無光聖殿兩廡遺像雖存衣冠不飾面目可悲問有讀書
諸生則不可得問有守館闈人亦不可得淒淒冷落閱其
無人予數十年前所不得一瞻仰者今所見若此可不浩
嘆會文堂前有鐫陸子喻義章碑讀過通身汗浹宗儒堂
前有鐫考亭學規卽先君子手書以示者由今追昔潛然
國朝文錄續卷一書文錄
三
欲涕書院前後所鐫前人序記詩詞講語幾於塞屋取次
閱覽日已就午客有促歸者予謂旣抵鹿洞何不可從洞
一獵諸寺爰拾落枝汲泉淪茗稍憩卽行行僅數里許有
橋蓋甃石成者以近棲賢寺名曰棲賢橋以類川峽名曰
三峽橋又名金井橋橋下俯視溪流約數十丈許前後視
溪流水綠石碧錯雜成文水柔石堅搏擊成聲然一經搏
擊奔注駛瀉爲鐘不叩自鳴爲車輪不驅自轉爲空
不雲自霹靂予因嘆化工付物使相安和平便不駭人聽
觀泉無知石無心乃相激怒號不可謂非天地間一乖戾
請張之氣使然從橋稍前有潭名玉淵深不可測水石搏



擊猶之三峽橋之金井而玉淵金井遂爲棲賢寺雙勝寺
中稍憩主持者以病辭乃再從前徑至萬杉寺抵寺則斜
陽在樹觀所傳包姓石刻龍虎慶嵐四大字跡雖存意
不可攷稍頃暮色欲暝月光在地遂止萬杉寺宿焉宿之
次日爲伽黎臘八日是夜鐘聲木魚聲佛號聲直達旦早
起盥畢策杖卽行僧亦有以不可犯霜露履巉巖告者固
辭之從萬杉寺而開先猶昨日之從舟而岸抵寺見殿前
高座爐香莊嚴知爲主持將登堂說法其主持則與予曾
相識者遂置諸執事導予造護偈亭觀黃涪翁七佛偈及
王文成手勒破甯濠紀事又從寺前觀瀑布傳此瀑爲山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庸書文錄 三

中第一觀值嚴冬水涸流淺亦無甚異者旣導予觀龍潭
潭之深不可測水石搏擊猶棲賢寺之玉淵三峽橋之金
井從潭仰眺有峯削立如禪師豎指如壯士倚劍爲一指
峯爲雙劍峯濱潭有亭額曰漱玉住持於亭下瀹茗席地
而坐因相與言學遂舉所謂知行合一者反覆辨難快論
忘久旣又觀其登堂提唱戒壇宣明遂已日午就西客促
言歸者再乘輿而來興未盡而歸矣是行也計期僅兩日
無論匡山奇勝不能盡收卽鹿洞若勘書臺鹿眠場流杯
池貫道橋亦未竟遊大約茲山之勝在水石相切峯巒峭
拔而突起於諸峯間者五老峯爲最五乳峯次之一指峯



雙劍峯又次之諸峯或時隱見若五老則未入山已可卽
一入山便相親凡遊迹所至或遠或近無不在襟帶間視
諸巒如老人就嬰兒有撫摩者有若置諸膝者有若取諸
懷中者有若含飴而弄者何時得扳援一躋其巔一踞其
頂撫老人之背數老人之鬚眉而與之談道忘年以長嘯
於天地間耶噫山中諸勝雖未罄覽尙俟後來獨不禁嘆
息者鹿洞爲前賢進德修業之所代有傳人今者堂奧非
故荆榛漸目數椽欲墮一木難支風日薰炙遺像淒慘曾
不若所歷諸寺之金碧輝煌舍利莊嚴而且僧衆旦晚鐘
鼓於師長前圍繞作禮問法傳戒始則以儒關佛今則儒
不如佛殿階苔沒書屋雨飄是誰之責誰之恥哉姑識之
以告後來遊鹿洞并遊匡山者

此記寫三峽五老二段絕佳筆亦老鍊蓋先生晚年之
筆

漕政初擬

揭爲漕儲關係最重舊明弊政宜更請復轉運之良法以裕國計以全富庶事竊惟堯舜垂拱之治首在變通文武功化之神亦行因革蓋數百年之流弊非盡易無以維新而千萬世之鴻圖必慮始乃能善後惟我 皇清定鼎

萬物昭蘇率土蒙恩普天同慶獨有一萬宜急改之政而關乎萬難刻緩之情則未有如僉軍長運一事久爲明朝之弊政而在今日所不可不速議變通以計久遠者也攷漕儲所賴原自漢唐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北宋都汴始有三轉搬倉之制而四路適會其均前明都燕亦立淮徐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肅書文錄

七

臨德之倉而南北並受其逸蓋轉搬則力寬而輸輓易長運則路遠而守候難此從古以來漕運之善法也長運之改始自成化長運改而竟用屯丁亦始自成化蓋是時昇平日久操軍屯軍旣不荷戈坐食籽粒於是擇其有力者編爲運軍令其轉輸以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乃行之旣久其初暫借之偶運者其後并坐之兼造弊日益生軍日益困漕日益艱至明末已有不可勝言者我 朝旣取前代之積弊盪滌無餘而獨留此疲困之殘軍猶供漕輓世官且已追黃苦丁不蒙優恤豈不以爲漕儲大事當仍舊貫不便更新乃以十數萬之運軍逃亡殆盡病軍不已



兼復病民而以三百年之陋政因循日久究且累官甚至
誤漕制皆新而軍獨舊尸已絕而役仍存以廳縣衛所之
職官據册報名則波累無辜止憑蠹役以孤獨窮困之殘
喘抵倉挂欠則追補無策必至靡遺既魂銷於催償差舍
之威凌復膽落於北河僱剝之耗費沿途既無委積風水
復多疎虞旁觀者人心傷而不敢言當事者又目擊而莫
可救若不立議變通將來何以永久故爲今日漕儲之務
與其苟且而遲之誠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爲得也運漕之
役與其偏累而勞之誠不若均平而逸之之爲善也糜費
之數與其耗散而以名銷算之誠不如歸一而以實支用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庸書文錄

六

之之爲愈也夫去其遲且勞而徒有其名得其速且逸又
可存其實者計無有過於轉運之一法請得而詳言之

國家漕額共計四百萬石除運粵軍背及各處蠲荒改折
不起運外又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竟
解抵通外其餘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過淮糧米近三
百萬請如往代故事仍置倉廩於淮安濟甯德州三處以
行轉運盡罷長運之衛弁衛丁而一歸於各郡縣之通判
縣貳途次遠者則止於淮近者則止於濟更近者則止於
德三倉出納各以就近之道臣主之江船不踰淮淮船不
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京通一年皆可數運每運皆



得番休江船既慣於風波衛船亦熟其淺阻在長江之險
既無守凍則初冬水落正好抵淮在衛河之安一遇春深
則三倉有儲即可先發前運遣而後運卽開前兌還而後
兌踵至一切盤淺回空之舊累皆可革除而私盜耗費之
情由亦易稽察通判縣丞旣以正途而領職守奸胥蠹役
復何從勒索而致稽遲較之長運之難易何啻天淵此所
謂苟且而遲之不若更張而速之之爲得也舊例以衛分
船各郡邑有有米而無船者有有船而無米者有有船有
米而多寡不等者卽如江西一省瑞州臨江南康皆有米
而無船袁州九江贛州皆有船而無米其在諸省咸可類
國朝文錄續卷一 庸書文錄 七

推使行轉運除其衛丁則衛所之名皆可不設而以衛分
船之偏累亦可盡除其應用之船請從各省之糧通盤打
算某省載糧若干應完漕米若干除本色協濟蠲荒改折
若干實運漕米若干酌量南北河道每船可載若干會計
米數共該造船若干因賦計米以米計船則造船之法均
而運船之法亦從之以均前明之屯丁盡作編氓舊任之
弁官改選防守沛雨露於枯骨使得解數百年偏枯之難
責糧官以考成亦止效二三載賢勞之誼路近而四番更
運及秋月便可全完時寬而修艫有期雖多年猶堪承載
此所謂偏累而勞之不如均平而逸之之爲善也漕例造

船有造船之料價修脩有修脩之官錢水手運軍又有行
月二糧亦似可不累運務而每苦疲百倍者則未領兌之
先有揭借補救之苦給發扣除之弊既開幫之後又有沿
途需索之重水程漏卮之繁料價官錢不足以供工匠物
料之半而更有無名之糜求行月二糧不足以償頭舵水
手之身錢而更有賠累之漕欠副米縱稍羨除銷算總歸
無有使行轉運則專任糧官體統有別而上下經管衙門
雜費之名色便可竟免且職掌所在考成攸關而印封鎖
鑰早晚查驗之稽察亦得精詳開兌既無折乾盜賣從何
滲漏舉料價身錢行月二糧鑄銖皆歸實用此所謂與其
國朝文錄續卷一 肅書文錄 六

以名銷算之不如以實支用之之爲愈也然而欲改長運
行轉運則又不可不計及何以造船何以任官何以設倉
夫造船則有江船衛船之分江船可以任重不妨載數之
多衛船易於膠淺不妨載數之少俱以多寡之數限爲一
定之規每船若干艙每艙若干米江船之載數多者船式
宜大船艙宜多衛船之載數少者船式宜小船艙宜減江
船所載多則用前之江船可裁三而爲一衛船所載少則
較前之江船該改二而爲五修脩之費因船以增減交運
之資亦從船以損益通融裒益費不加多而功則加倍矣
至於任官則一郡之米以本郡之通判董之一邑之米以



本邑之縣貳董之政兼用同知或間用典史又或以小縣之米附運於大縣又或以原無漕米縣分之官而兼用以運有漕米縣分之艘計官迭運更番董率官無再設俸不加多若衛河沿途或卽委之就近府縣或量設通判縣佐於就近地方而卽給以所裁衛弁之俸薪或卽留各省原衛所武弁令移駐內河近處但去其衛所之名邑官雖改設俸亦不加多惟是賞格不懸則糧官終歲河干風水勤勞何以示勸准以能運完一年者紀錄能運完二年者加級運完三年者有缺卽陞則任事之官自無不踴躍恐後鼓舞而前矣至於設倉則請計議在淮安該造若干在濟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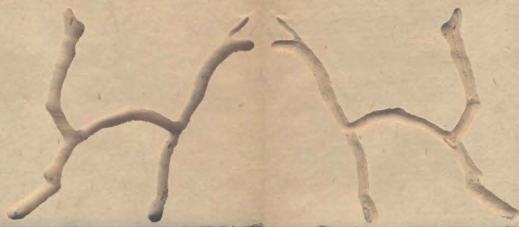
庸書文錄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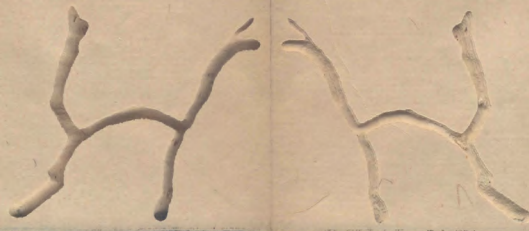
甯該造若干在德州該造若干俱照漕米多少約算以造倉廩其造倉之費或於漕糧項下支用何項暫行起造而

以各省清出之屯田籽粒補之會計其數充足有餘則是造倉之費亦不糜 朝廷額外錢糧而勞在一日功在萬年矣抑又有請者一民船之熟便可募而用也一鹽船之回空可資而運也蓋漕船舊例雖係屯丁交運要之推挽撐搗輕車熟路皆募水手慣習之人非其自能揚帆自能操楫若不用軍運則竟以水手身錢僱募民船分散各給與以價值則民船亦樂於從事不必造船而有運船之益如江西近年改運京口僱募民船之例可 也江南江西

湖廣俱食淮鹽或可倣宋人折中之倉明朝開中之制略
爲變通以資轉運查宋端拱年間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
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又宋初於建安軍置鹽倉時李沆
爲發運使俾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
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米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
利民力以寬又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解置三轉搬倉
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
納亦卽載官鹽以歸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
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又查洪武三年山西
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肅書文錄
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則轉輸之
費省軍儲之用充又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
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
辦募商人入粟中鹽如米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騾牛羊
等物驗值准之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又十九年雲南布政
司張統言舊例商人納米於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
穀准米者聽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商
少軍餉弗給請仍其舊二十八年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
召商於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
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過各商納糧完填



寫所納糧并該與引鹽數目付客商齎赴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齎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與鹽今一倣此例合無令行鹽三省商人以所運鹽之船抵三省水次照募民船例給以價值則在宋明用商輸米比對給鹽已有成規而在今日僅用其船運米抵淮尤屬兩便商人既各以水次之米至淮則於給引時度其費優其值卽以所運數目銷算鹽課是商人運鹽既得以船載鹽而來又得以空船運米而歸減納增利往返有資將見鹽政愈獲疏通而又可以省各地方造船船船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兩書文錄十一
之費兩便之策計無有過於此者由此以思長運之與轉運孰利孰害軍運之與官運孰得孰失與夫僱募民船及倣宋明鹽商輸運之法之可做而行不可做而行此不待燭照而龜卜者抑何所顧忌而不可見諸施行乎乃二十年間總漕如蔡公士英巡撫如夏公一鶚御史如胡公來相俱曾言之而卒扞格不行聽其日倣者其弊有二一則當事諸臣不敢任其責也以傳舍之官當重儲之寄苟幸無尤求免參罰拮据數年便可別轉若一主其事便非旦夕報竣而經營之密與更張之勞非費一番精神竭一番力量有不能觀其成者甚或微有阻悞卽欲推辭一怵浮



言旋思退縮當事者何苦舍循例之易終而爲創始之難
任耶此聽其倣者一也一則積管之蠹書與久充之奸役
不願更其法也該管有僉造之任則勾提督造肆其威沉
地有催償之條則委官承舍滋其毒各漕衙門皆有挂號
投批之例則書辦之贅儀土儀飽其欲及至抵灞進倉入
廠種種事例更多魚肉益重祇此各省漕糧由縣而府廳
由府廳而道由道而本省起運由本省而過淮由過淮而
抵通由抵通而報部每年每船不知經幾襍費經幾措勒
始得報一年之竣要其可哭可涕莫告莫訴之害非屬積
管之蠹書卽繫久充之奸役內外互相照應彼此交爲遮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唐書文錄 三
飾一言轉運則無窮之利孔盡屬于虛屢年之金穴俱屬
烏有勢必百計以阻之或以利害懼其官或以流言敗其
議或潛行以寢其說或巧變以誤其成雖有矢願抒忠愛
民憂國之臣爲 國家起見爲漕儲私慮者終徘徊婉轉
付於無可奈何之地委於聽其自至之數而已此聽其倣
者二也有此二倣則雖有董賈爲之筆蘇張爲之舌耿壽
昌劉晏爲之謀必不能以奪其成說此前此總漕言之巡
撫御史言之而卒扞格而不行也方今 聖天子英明神
武承乾出震而大臣百僚師師濟濟羣賢畢進上遇大有
爲之 元后下集大有爲之臣鄰不於此時大加振作以

爲久安長治之計則兌運之勢日就愆遲漕務之艱終歸
敗壞與其不能支而補之難何如因其極而通則易惟願
凡有臣子之責者公忠愛國採納陳情痛懲近害力贊
遠謨深加萬世之圖永釐積年之弊斟酌美善務期施行
然後將天下郡縣舊軍編入民籍一體當差取明代洪武
年間以來冊籍盡行所在宥司摻括焚燬出其水火登之
衽席免其十數世無窮之苦脫此千萬人無告之痛軍旣
更生民亦安枕戶口殷繁日見富庶決意主持化成立效
庶 聖子神孫卜年卜世可以奉行之而弗替矣

所見與鄭次公同而行文似更有把握更有條理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庸書文錄

三

興董撫軍公祖

老公祖經綸在手調燮從心西江十三郡沐膏澤而登衽
席固已匪朝伊夕而敝邑目前獨有一株連蔓引爲地方
苦累所不能不涕泣再請而求所以爲挽回補救之策者
則旗丁因造運之艱而扳害民籍是也江西一省漕船一
千零三艘廬陵僅一縣獨頂四十九艘零五畝偏枯受累
歷數百年前此軍丁殷繁猶可因循迨經兵燹際滄桑舊
冊軍丁靡有孑遺間存一二亦隻頭爛額之餘苟延旦夕
者筋疲力竭莫可如何雖日奉憲禁不能止其不扳及民
間至一扳民而才軍積蠹因緣爲奸勾連牽扯剝肉剝膚
國朝文錄續卷一 庸書文錄 三

勢不至盡驅閭閻耕鑿之民而爲死亡逃徙之民不止敝
鄉紳士桑梓一體蒿目酸心因於先月內聯名具呈幸蒙
批發闔邑頂戴要之爲目前乞恩離此湯火救此顛危惟
有倣建昌之成例解廬邑之倒懸撮其緊要祇有三端其
一在清軍以安民軍冊自萬歷四十年編審後沿至今日
刊行冊籍盡多毀滅間有一二鈔本移甲作乙糶糊姓名
而刁軍因之肆行扳害在軍則指鹿爲馬在民則以羊代
牛使重行編審分別軍民刊行定冊則眾耳眾目一覽洞
然軍清而民自安其一在協濟以資軍查每造一艘止給
料價銀二百八十三兩兼經剋除不能全領值此物力騰

貴采買艱難寥寥數丁點金無術遂致一丁而扳害數十
名一船而破傾數百家與其軍窮丁寡聽其勾連民籍不
如公行協濟猶可資軍安民況以本地百姓之所出而資
本地軍家之所需有益漕務非同私派出之民爲眾擎易
舉給之軍爲積少成多費裕用給人樂趨事而造運兼有
所資其一則在併淺以減造舊例漕額每艘止運米一淺
順治年間承造艱難經條陳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後糧道
王公祖又折衷其間每艘載米淺半行之各郡併淺減造
俱已遵行廬陵原造船額四十九隻半依例併淺止該造
三十一隻見今建昌袁州各郡仍係併淺減造而以廬陵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庸書文錄

三五

一邑歷來偏累獨造四十九艘之多乃並未見奉行未見
減免豈併淺之例可行於他郡獨不可行於吉安與其徒
求足額使所造之數有名無實而任其稽延扳害不如照
例併淺使所造之船專力易就而可免推卸支吾庶軍因
稍甦軍力稍紓而亦無所用其規避扳連也凡此皆敝邑
紳士熟思審處按此三端俱係建昌已行成模非敢當茲
功令森嚴襍派有禁漕運滿額刻期難緩之日而故爲此
不諳時務創始更張之談誠有見於一行清軍則軍自軍
而民自民一行協濟則所稍出於民者公而所實資於漕
者大一行併淺則於漕額載米之數未嘗有缺而於窮丁

待斃之命實可少甦也獨是清軍協濟一切善後事宜其難其慎自當條陳本郡公祖次第請詳不敢瑣贅但一言併淺則或有謂湖廣協濟船隻近奉仍歸楚運方恐米多船少何能併淺減造然細查江省原額漕糧兌正米五十萬石自題准荒淤外每年兌正米實五十萬九百四十八石四斗六升一合八抄原額漕船一千零三隻每船運米一淺每淺運米四百石往日一船載米一淺外大半多載貨物近不許夾帶私貨則全船空虛儘可載米如依順治年間題明每艘載米二淺則一船可載米八百石卽不用楚艘止須船六百二十七艘計通省一千零三艘應免

國朝文錄

卷一 庸書文錄

三

造三百七十六艘廬陵四十九艘半止須造三十一艘該免造一十八艘如一艘載米一淺半則每艘載米六百石不用楚船亦止須船八百三十五艘計通省一千零三艘該免造一百六十八艘廬陵四十九艘半止該造四十一艘亦應免造八艘零五分揆之船數所減不多而要在軍少一船則少一船之苦累在民少一船則少一船之板害在官少一船則少一船之考成於受免有餘於公私無困一行併淺諸弊可除種種利益實莫踰於此本諸輿論公議僉同除請敕郡公祖申詳外冒昧呼籲條陳瑣屑字多踰幅所祈仁宥寬原俯允地方詳文著昭建昌三件事例

實實舉行而併淺滅造尤係補救目前要著更乞特頒鈞
票嚴敕施行則億萬生靈皆回春化筆之下闔屬漕膠盡
沐澤恩膏之中矣

並叙單抽章法可玩此因漕揭所陳不行而爲此補偏
救弊之策聞今江西止六百船則併滅之說竟行矣

國朝文錄

續

卷

庸書文錄

卷

王山後記

天地之道始乎太極二氣所網緼以生萬物而其鍾靈之
竒得輕清分數多者流而爲水得重濁分數多者峙而爲
山有面目有竅絜既得其面目又得其竅絜而在物之情
與在人之心始則相識既則相樂卒則亦遂若與之爲貧
賤富貴之交爲患難死生之友而不可須臾之間張子家
廬陵王山在西昌相去約三十里童時見王山若筆架陳
於案若屏障列於庭早已有王山往來於懷因自號曰瑤
山復以講學山房爲先人庭訓所自用是不忘肯構初心
拓而充之談學謀道時憑樓獨眺啓窻遐矚而是山蒼翠

國朝文錄

編

卷一

庸書文錄

三

瓌詭烟嵐變幻又儼然嘉賓良友之日在予前然此亦僅
得面目而於竅絜尙有不可得悉者時詢此山之勝於遊
者則云山無他異峯峭徑查不能卒至風大發行者欲墮
非比肩牽袂不可以立余疑其言亦僅得面目未能得竅
絜者壬子春問道於王山之定巖旣而遂卜棲於定巖因
詢之山下居者樵者僧之久於山者始取昔所傳之景摸
索訪尋又舉耳所未及聞目所未及睹仙鳥所未及到樵
斧所未及通者不憚艱險無僻不搜其壁立道絕不可躡
者躡之水之飛射懸瀉不可越者越之石之楯插矛立不
可以步者步之窮林冷澗蕞翳榛莽之不可以闢者闢之

經幾杖屨經幾斧鑿而後水簾洞木琴澗芥子石獅子峯
諸處之巖老石公溪兄泉友始盡出而與張子交由是朝
斯夕斯餓渴於斯寤寐於斯讀書問道於斯若有不可須
臾離者自是有爲遊山至者有爲訪客來者或緇流或羽
士或奔徒詩侶或茶社酒盟或釣者樵者或爲吾友朋或
爲吾子弟雖有以道險徑絕不無難色辭者吾必引之強
之而使是山之巖老石公溪兄泉友亦出而與之交嗟乎
陵谷升沉不可方物烟雲舒卷安有定形況是山非通途
離城邑又遠非有貴人達客之遊又路多陡峻無平岡不
可以爲佛老門下之居景之傳自昔者既不可得而盡考
國朝文錄續卷一庸書友錄

三九

則今之出而與吾交者又安知其不瞬息而歸之不可知
之天然而幸矣向所疑爲僅得面目者一旦爲之伐骨洗
髓披窾道縈而是山之靈亦若各獻其窾縈所藏於千百
年間盡出而欲與張子爲學問性情之交或潛或見若作
之合紀之又紀張子豈好事哉

山有面目有窾縈真面目已難識況能盡得其窾縈哉
讀此記先生所得又在柳柳州之上矣

雲霧座記

王山之頂無晝夜無寒暑大約皆吐潤觸石雲霧細縷上
爲鳴鳳臺下爲雲霧座座後三小阜微尖天然素屏座前
則所稱千崖競秀萬壑爭妍者或值雲開霧斂舉目豁然
危坐無匹可稱曠觀且是山俱孤峭偏仄不能屢屐獨此
微寬衍欲運甌埴土構居二三層招僧宅此以息遊客及
謁仙往來者力弗逮也爰編茅屋三間名仍其舊曰雲霧
座有亭顏曰察乎天地夫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居是座者
能置身雲霧間爲龍之潛爲豹之隱爲王之韞於石爲蘭
之芳於崖在不觀不聞之中有徹上徹下之觀庶天地爲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庸書文錄

三

昭萬物森然俱入眼界俱渾形骸如徒作寂滅觀軀若枯
木心若死灰甚且嗜欲沉錮思慮膏肓與雲俱掩與霧俱
皆見山不識山見水不識水見天地不識天地雖曰呼吸
通帝座堪攜謝眺驚人句恍恍惚惚莫知其鄉亦何取乎
居此座者

其氣雄直其意深窅要之皆是實地卽鄒子所云穿天
心而出月窟也從古山人鳥足以知之

白石山房文錄引

白石山房文集吉水李維饒先生著先生生世祿之家爲名父之子少卽以文行重於館閣其督江南學政爲

聖祖仁皇帝特簡慨然以轉移風氣爲己任讀歲科彙征兩錄序可以想見蓋其意在先破其拘攣疲茶之習而後齊之以軌範也可謂能稱學政之任者已且好士愛才出於天性其答吳晴岩書也謂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與僕意相齟齬然因足下之固執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以恬淡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具此胸襟識解宜乎天下士翕然趨之至推爲當代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引

龍門也其於文也體舒神旺本末燦然第營壘尙不甚堅篇末篇中或有可乙之處然如序谷村幹譜序禹貢雖肯等篇有體有要不蔓不支要不失爲當代一作手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白石山房文錄

吉水李振裕維饒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幸金山頌有序

原夫岷山之精上爲井絡鍾靈於天一初焉可以濫觴漸
且方舟而下穿三峽出荆門過夏首會彭蠡是曰大江騰
躍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朝宗之勢萬里莫禦而
金山獨以一拳指柱乎其中遙而矚之若青螺之出水而
浮沉靡定也卽而睇之若蒼龍之偃波而蜿蜒自如也舊
建招提於其上曰金山寺纒垣接趾於陵阿浮圖挂影於
霄漢朝瞰夕月則東西改形夜梵晨鐘則南北流響誠海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白石山房文錄

內之神山江介之勝地也然名不登於禹貢號不列於職
方秩宗之祀典無聞山經之志怪弗及何與盖以其中流
小島子焉竦峙疏鑿之所不事形勢之所不爭故自五岳
以降如空峒終南太行龍門會稽霍山之屬皆嘗爲天子
所巡幸而是山近在揚州之城直水陸要衝乃唯騷人墨
客及方外之士扁舟往來登眺嘯詠而乘輿法駕未有過
而問焉者豈非山川之顯晦各有其時造物者故蘊其真
以待後起之表彰耶恭遇我 皇繼天立極紹義軒姚姒
之統道德叶於三靈歷數符於五紀歲次甲子實維上元
迺 命虎賁夙嚴儀衛孟冬吉日省下方土 陟岱宗幸

闕里循河壩歷淮甸念大江以南賦重役繁俗尙奢麗而
民隱不可以不恤土風不可以不觀也於是黃頭擊擢蒼
兕凌波川后爲之停流陽侯懼而屏迹涼颼浙瀝微雲晏
溫旋至金山 顧而樂之遂令機舟登憩焉東望海門溟
漲無際西瞻瓜步雲樹杳冥北顧廣陵煙火萬家南眺京
口帆檣千里 皇心悅豫肆筆成書題曰江天一覽因
敕改寺名曰江天 御製江天寺碑文並刻石垂諸永久
云臣伏思自天地剖判以來卽有是山歷代帝王皆莫之
賞而留以待我 皇之昔錫 雲章奎畫與神禹峒嶼之
碑共傳不朽山靈有知抑何幸與臣備員史館有綴文之
責 君父有美而不揚非所以潤 鴻業贊 上理也乃
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二

天佑四方聿求厥辟於 皇時清受命有赫肇造區夏鴻
濛再闢篤生我 皇顯謨承烈天苞旣開地符亦出垂象
爲章 聖人是則肆筆成書文明澹哲濯濯其靈上下咸
格運離陽九如升之日敷政優優不肅而栗地大孽牙人
用反側滇閩兩隅緊維苞蘖 六師奮威應時殄滅紅女
下機耕夫免役 皇曰噫嘻艱哉民力武不可觀文不可
匿朕其更始與民休息偃伯靈臺薦馨清室攝提指辰軒
輶推策甲子之元孟冬之吉 皇始省方周行勤恤巖巖

僖宗是登是秩莘莘闕里是瞻是式允猶翁河懷柔靡缺
諸神受紀百禮具畢維此金山名湮禹績厯選羣后亦莫
云陟我皇時邁瞻斯崒嶽赤馬青鳧茲焉駐蹕江山
一覽宸襟孔懌粲粲天章從心所適帝鴻之研史皇
之跡萬人聳觀載刊貞石伊昔唐宗書法邈逸底柱三門
洪流蕩擊爰作銘辭命工鐫刻下逮祥符登封告勒轡輅
西遊龍門弭節磨崖而銘昭昭若揭維彼二山託根河伯
驚浪雷轟馳波箭激孰若茲峯氛氲秀色空水澄鮮泉源
可挹徙倚徜徉心神融釋維彼二君未通道術輦輓爲工
華過其實孰若我皇縱由睿質藝苑翱翔器與道一匪
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三

斷匪雕

天摹神畫援古譬今妙誰與埒岫嶠山巔神禹

其匹中冷之厓甘泉之壁作鎮水心與天無極

一序如天開圖畫風景宛然頌亦典切

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盈天地之間其氣乎然有正氣有奇氣有戾氣其賦於人也固聖賢豪傑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推之古今治亂得失之故政教風俗之原於是乎繫嗚呼此子輿氏所以重言氣也其言曰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又曰配義與道集義所生蓋非直養無以充剛大之體非集義無以善剛大之用今吾人幸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根於心發於身氣則兩間之正氣人則兩間之正人以之擔荷世道陶冶人心經百折而不回建非常而不懼此豈徒一往而不可過者乎要必益之以學深之以養貞之以識與量於是天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四

下後世讀其書想其人屹然如泰山梁木之不可卽也昭然若日星河漢之不可窮也知此者可以讀歐陽文忠之文矣文忠公吉產也吾吉固多君子文章氣節與夫理學經濟炳炳烺烺垂之宇宙載之史冊者班班可考而鄉先輩劉三吾先生所集吉州正氣一書則斷自歐陽文忠始某不敏生公之鄉而先君子生平無他嗜好惟喜書尤喜誦公文章每訓小子某曰汝知讀歐文之法乎歐公奮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賢知者仰而企頑懦者慚而懼此其中有樞機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業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邪正是非不能使之惑

凡若此者何也存乎中者不動心以爲之本而後浩然剛
大之氣貫注乎古今充塞乎天地維繫乎天下後世之人
心不則天下之能文章者多矣而純忠大節何不少概見
也後二百四十餘年文文山起而振之至今讀正氣歌未
嘗不慷慨流涕而益信直養無害之說爲不誣廬陵舊有
兩先生全集版毀於兵先君子怒然傷之從敗篋殘楮中
搜得文山全集手訂而先授之梓復購公集善本將重校
鏤版以行不幸遽從兩先生遊而余以讀禮覺覺未遑考
訂以竟先人表章之志吾鄉曾旅菴乃毅然以校刊歐公
全集爲己任今閱三年劊劊告成屬余序所以校刊之意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五

余烏足以知此惟舉平日得於庭訓者約述之以告來茲
則公雖往而公之正氣常凜凜乎宇宙間若夫仰慕而私
淑者固千萬世猶一日也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而無害
於浩然剛大之體本之爲忠孝之原存之爲性情之正擴
之於綱常名教之間發之於文章事業之際明理集義以
深求乎不動心之所存將不獨洞貫乎歐公一家之學而
深有得乎嶧山浩然之傳矣讀斯集者慎毋徒讀其書而
致歎絕學之難續此則旅菴校刊之力也抑卽先君子與
某誦法之志也夫

以孟子之言爲主腦以文山之歌爲印證確深雅健成

體之文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七



補刊玉海序

類書之作始於皇覽皇覽者魏黃初中劉劭王象繆襲等
受詔撰集羣書以類相從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號曰
皇覽踵其事者不可勝紀唐藝文志錄類書十七家其不
著錄者又三十二家如梁之華林遍略書光書苑北齊之
修文殿御覽及唐之文思博要三教珠英藝文類聚北堂
書鈔初學記其九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宋則有興國之太
平御覽景德之冊府元龜采摭銓擇一時稱盛事焉諸書
少者盈百卷多者溢至千餘卷要皆羣臣受詔撰集非其
所自著不失之繁冗則失之滲漏部居錯雜次第陵亂何
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

七

則事由眾手短長互見無貫穿之心思與畫一之義例故
也後儀王厚齋先生博極羣書受學於真文忠公前後以
制科顯當宋之末造隱居四明撰集類書二百卷號曰玉
海凡二十一部部各有門通計爲二百三十餘門門各以
年代之先後爲次源流分合瞭若指掌觀者如入建章之
宮門千戶萬愕眙而不能禁也又如聽鈞天之樂八音鱗
會洋洋乎其盈耳也好學者縱觀而博取之如遊五都之
市環貨鱗集皆適於用而唯恨不爲我有其在童蒙偶資
一得亦猶晷盤示兒諸物蒼葢而任其所取也蓋自有類
書以來亡慮數十家雖短長殊軌要如嚮所言數者之弊

士林有遺憾焉及先生是書出而下下歎觀止矣當是時
番陽馬貴與以故相碧梧之子熟諳典章制度著文獻通
考三百四十八卷而先生以勝國遺老含英咀華輯成是
書並爲當世所重省之大吏以請於朝遂得鈔版以行蓋
貴與之書與涑水通鑑相爲表裏而先生之書又與番陽
通考相爲經緯二者均有功於史學缺一不可是以兼行
而並重也書刻於浙東元至元六年始成計五千版號幾
及萬明初南雍亦有刻本歲久朽蝕者過半萬曆中祭酒
趙公用賢鳩工補刊是書賴以不泯洎革命之秋南雍廢
爲縣學典守者遂溺其職日消月鏹朽蝕亦復過半海內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集

八

所藏又往往厄於兵火士大夫購是書而不可得喟焉惜
之天祐斯文 聖朝膺籙當重熙累洽之年爲禮明樂備
之治百廢具修無遠弗届某承乏江南雅屬意是書受事
方新不遑啓處會 天子下求書之 詔命所司網羅散
逸非經史之學有裨治道者勿進某側聞茲 命迺蹶然
而起曰盛哉乎斯舉 聖天子崇道右文之意殆如是其
切至乎夫山巖屋壁之藏尙欲購而得之以充祕府況前
人成緒易爲補苴若是書者邪力可勉而不爲非所以稱
詔旨廣文教扶絕學惠來茲也於是謀諸郡邑出學租節
省之餘以給剞劂之費計闕版二千五百悉爲補刊其文

之漫滅者亦皆依善本填刻多至每版數十字是役也創始於丙寅歷二載乃成董其事者松江守朱震喬三鳩工庀具則上元訓導陸澹也是書苦無善本上元周生銘篤學嗜古家藏玉海視世所行者爲最又得及門諸子各分若干卷互相讎校十已得其六七其不可知者則致所自出之書以補之其致力可謂勤而用心可謂精矣夫古今著述苟無裨於治道雖美弗貴誠有如明詔所云者今試取是書而觀之探本於六經沿流於諸史旁搜夫諸子百家博而不濫瞻而不穢以綜體要則王言可代也以廓聞見則顧問有資也以討故實則課試有程也一物而三善備焉其於治道可不謂有裨乎按宋史本傳先生所著述三十種已刻者玉海一百卷附詞學指南四卷又有遺書十三種自詩攷至通鑑答問共五十餘卷版皆在上元學朽蝕亦如玉海今悉爲補刊別有困學紀聞二十卷舊刻缺譌亦當改鋟他皆湮沒不傳其幸而存者可聽日消月鑠而莫之惜邪前車不戒後將復然詳書其本末以警典守之溺其職者

以玉海爲類書之最四庫全書總目中亦同此說此更以馬氏通考並之益爲增重文亦體舒神旺洋洋大篇

胡朏明禹貢錐指序

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道非後世
言地理者所能及余嘗疑其說以爲自禹治水至今四千
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能越禹貢之範圍者亦
莫有能疏通證明晰其原流而抉其異同者疇人習於所
見學者溺於所聞信乎其難哉德清胡君朏明著禹貢錐
指二十卷余受而卒業慨然嘆曰偉矣哉此禹貢之功臣
也自古著書之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其失也雜山經地
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迥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
其作河渠書言武帝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爲
與大陸故道不相合何況覲纒撮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
折衷前後互相衝突此其失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
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
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跡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
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其失者二也莫要於班
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
州次部居約而不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
文士但以爲蒼叢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
不失之雜也今胡君之書網羅散失摘抉微眇參考故實
融貫古今簡要而不疎精詳而不雜兼班志酈注之長而

去其二難洵可不出戶庭指畫九州矣昔之釋禹貢者二
孔之注疏蔡氏之集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
發明僅以資料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抵牾先儒皆以
爲魏晉間人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二家之謬不少而
採班酈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於一是譬
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墟赴壑而後已不
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通溝澮行潦之無所本方覩經
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
世儒高談性命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
詳鳥獸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始千百
國朝文獻編卷一百一十四易文錄

上

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君爲人氣專
而容寂撻戶著書不接人事蓋有道者也其成是書也研
精覃思凡十餘載不惟昌明地理之學兼亦窺見古聖人
裁成輔相之精意漁仲所謂深於道殆庶幾焉余用是序
而行之質於世之修學好古者

此序能明著書之難能言作者之意文筆亦極雅鍊足
以弁冕此書

答吳晴巖書

自僕在江左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私心常念高風弗置也令弟來辱惠書及文集如獲面談爲之狂喜累日夫高士之行誼不見於世人矣彼碌碌者不足道如昌黎明允二子皆介然以名節自負而其上于襄陽田樞密書猶不免近於干進者之詞誠有如足下之所譏者然彼二子皆非無意當世之士抱其才思有用於天下固未可執隱士之所守以相責也愚獨怪其旣已讀書識道理豈不能擇人而後言而于襄陽以苛暴失衆心田樞密處仁宗明盛之朝廁韓范歐富之間碌碌未有奇節皆非禮賢下士者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

二子顧或卑其詞以求之或抗其詞以爲之彼不以爲諂則以爲傲耳其所如益困又何足怪故夫賢士與公卿大夫之相遇也惟視其人非其人則求者愈切應者愈緩是兩失也苟遇其人則在下者益以自高而在上者益折節以求之是兩得也僕不佞豈敢自附賢公卿之列然於古者尊賢禮士之風竊嘗心慕之往者膺簡命視學江左見士習之日卑思有以振而興之故於高蹈自守之士尤加意延訪非欲自附於折節之名誠欲藉是以風厲學者令知所矜式而足下深避遠引不肯一見於此益知足下之所守確乎其不可拔視今之人假高隱爲釣名者相去奚

壺霄壤夫僕固求見而足下固拒似乎與僕意相齟齬然
困足下之固拒令士益知有以自重而相砥以廉隅相高
以恬澹則於僕風厲學者之志乃適所以相成此正僕所
敬而求焉以爲非韓蘇二子可及者足下乃反以歸美於
僕不已過乎至於足下之文章尤與世之爲文者大異世
之所爲文者文耳不知其所以爲文之本也古人云文以
明道自漢唐以來文之傳於世者爲不少矣其言豈盡合
於聖人之道然方其孜孜而求矻矻而從事焉莫不自以
爲聖人之道在是而吾將有以明之也故雖詞之純雜不
同而就其所學率皆本末燦然體用具備夫是故足以傳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三

世而行後後之人弗求其所以立言之故而徒取工於語
言文字之間則出之無本言之無實宜其與草木之華鳥
獸之音同歸於腐敗而泯沒也且夫言而誠本於道則文
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有宋諸儒道莫盛於朱子而文亦莫
工於朱子朱子之文氣醇而理啣辭約而旨遠凡爲文者
殆無以或尚焉後世論文稱韓蘇而不及朱子蓋以道而
揜其文耳實則其文固足以爲後世法也足下之文法本
於韓蘇而理則一衷於朱子凡所言者皆以闡明絕學羽
翼六經之旨闕流俗之目非而爲講求於禮教之淵源慨
異學之以僞亂真而辨晰幾微令學者毋惑於所向其叙

事諸篇尤於忠孝節義三致意焉非以明道爲己任者能如是乎世常云古今人不相及足下之文其縱橫詭變於古人誠不知何如至於斷理之精衛道之力則昌黎原道諸文或不及焉而明允之論六經又無論也夫見道明者其制行也必嚴以正然則韓蘇二子所以汲汲於求人而足下所以能遯世无悶者其所分蓋在於此矣李野先生文博而不雜深而不詭讀之良用歎慕足下之家學淵源豈偶然乎足下他所著述甚富其明道之功必更有大焉者惟望廣而傳之以惠來學臨檣無任依馳

軒其人於韓蘇之上而其文則擬之朱子雖未免大夸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十四

而禮賢下士之心千載如揭宜其當世以爲龍門也

請釐正學宮從祀位次疏

題爲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頒
行併載入會典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
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源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

闕里 敕撰志書 特頒宸翰遍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
博士訪求先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洵爲

萬世一時臣以庸材簡用督學江南凡至按試地方展謁
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畫一退而考之會典

舊本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
國朝文錄續卷一 白石山房文集

五

詳訂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觀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敕修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臣

敢爲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丘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

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則躡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秦非
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

十二則躡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枏顏噲之
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穀梁赤之前

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

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卽以一代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卽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舛錯甚明衆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黜顏何改會黜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商申黨改邁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尙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叙兩廡東西遞遷而止各於東西國朝文錄續卷一白石山房文錄

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躡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唯列之學宮先儒之靈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大典也此外尙有宋儒羅從彥李侗受學楊時承先啓後實爲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旣成之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爲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叙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

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題
伏乞

皇上敕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
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
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矣
此禮之不得不正者其時徐健菴爲禮官覆疏准行遂
獲釐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古石山房刻

七

恩蠲吉水縣荒賦紀事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方敝壞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榘督糧叅政韓公廷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欽承 諭旨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吉郡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人知吉邑賦獨重荒實倍於他邑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國朝文錄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六

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祲洊臻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匍伏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爲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列者甯州上高廬陵呼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康熙十一年七月也巡撫董公乃却駟從罷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億張頓纖悉不以取於有司露蓋

單騎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疏上 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 聖天子恤下之仁感愬撫都御史而下爲民甦息之德而邑令王公雅爲之宣上德意發爲詩歌以與民其樂邑之紳士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 天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誠 朝廷極治之時哉乃一旦頌明詔普湛恩思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爲屬太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爲屬布政劉公糧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饑渴由己之懷體 聖天子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者未之有也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豈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言凡以爲天下告也

此事子邑志中亦載但不知其本于張御史之疏其文俯仰揖讓絕似歐公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君墓表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強廉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強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頽惰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性後世之刻敝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徇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鉤取聲譽而其實無益於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劉君其亦可謂古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集

三

定新遭兵荒公私亦立奸胥以通課爲利藪君鋤其尤桀黠者更立法以清詭匿隱寄弊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決再三鞠之不得實君據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填田中井乎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民有爭田水相鬥而死各昇屍以來其後昇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鬥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缺一扉合之良是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其敵者遂以二命抵於法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積君聽之卽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白蓮教

煽亂捕一百一人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死
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
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餘置不問十一驛當孔
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事集而民不擾
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士讀書
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
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之三萬六千三百有
奇墾闢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
者銀以兩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前所未有也蓋
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足爲務故其在武定招來流民三
萬戶編密增新丁萬餘口丈量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
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素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爲
大君在武定七年在平陽六年中間在潞安五年潞安民
浮而事簡而丞又非專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
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猶可以爲後法故旣去而人思
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爲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
氣骨爲主汝曹皆功名中人但須氣骨堅定骫骳囁嚅非
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謀
樽沓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父母左右無違於兄弟恩義
无篤能厚其族之疎遠者少時鏃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

藉甚繼而迫於親命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
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呼君
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
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材如漢世良
二千石人爲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
於此也然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及見者亦可以
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
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儀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
爲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
州陞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以某年某日生
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陳氏俱贈淑人子
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女二人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其長
子灝爲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爲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
其事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以告其後之人亦君之志也
叙議皆佳而叙三任州郡尤錯綜有法

國朝文錄續

卷一

白石山房文錄

三

